

皇朝文鑑

五十

宋刊文鑑

琴川張蓉鏡精
校補完善本



第 五 冊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三

書

答趙元昊書

范

仲淹

上吕相公書

范

仲淹

游嵩山寺寄梅殿丞書

謝

絳

與陳都官書

富

弼

上范司諫書

歐陽

脩

與尹師魯書

歐陽

脩

答趙元昊書

范

仲淹

仲淹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

嚮 朝廷心如金石我 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

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

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

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

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

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 真宗皇帝

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 今

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

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眾



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
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 朝廷中外莫不
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
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 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
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
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
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
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
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
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

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
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
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
略甚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
嚮者同事 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
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
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
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
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

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
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
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
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
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
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
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
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
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

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
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
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
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
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忻戴不血一
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
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
之兵草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
太宗皇帝聖神文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
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

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 皇帝坐
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
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
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
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
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盖有血戰而死
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 聖宋仁及
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
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
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

負殺傷甚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
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其後鄭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思威已立有功必賞敗
事必誅將帥而下人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
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
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
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
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
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

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 皇帝有征無戰不
殺無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
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
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
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
王其可忽諸 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
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
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于
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
以愛民為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

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
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
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
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
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
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 朝廷每歲必有物
帛之厚賜為大王則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
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
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
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

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
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
遐邇同之六也 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
在大王之國者 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
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
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
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
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
日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

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
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
學者惟脩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
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 朝廷
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情
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
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為狂士然則忤之
之情无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

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過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

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負府以歐陽永叔揚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為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為山水遊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而字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輟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由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

却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
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石壁正當人力精壯
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
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
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漸崢斗甚則芒躡以進窺
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有矣迤邐至八仙
壇三醉石徧視墨跡已無復存考乎三所賦亦
名過其實午晷方抵峻極上院師魯躰最溢最先
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
下瞰群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挿翼不可到者

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
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
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无字處覩聖俞記
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
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
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畫詣東
峰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月子
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
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燭具
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幘帶環坐滿飲賦詩談

道間以謔劇灑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鼯鼠窮伎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迎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陰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

填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從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確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阻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

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輶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與陳都官書

富

弼

牙幹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之初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為文以質其事因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盲暢而辭密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矗明白其文章之偉歟復謂僕異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

文選一百十三

十

此足下待僕之過也然似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初節迺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陷為小人謂讀書不為人專以為己也於是以爵位為梯身之具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為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有尚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

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尚千姦萬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爲後世之誚而不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耻而不肯爲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爲計之得已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佞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於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爲君者不能獨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人人既和而天下無事於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聖賢不待報天

下之人奉以爲報也是知古之爲學者爲人不爲已也古之得位爲君與爲之佐者亦不爲已而爲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爲百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夫爲人君者尚不得肆不得自娛樂其爲佐者反可以爵祿梯肥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姦附惡爲市販奴隸之所不爲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民不得其時則甘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於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既才僕

而譽之又疑而勗僕是果相知乎噫僕視富貴為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設君相處僕于位僕將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說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真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陸龜還吾貧賤著書為樂且孰能障吾救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性其直如日月著于天嵩衡植于地日月可隕嵩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死偕死也捨

是必不為交游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鉤隱圖洎制器尚象論皆精絕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僅見閩域其本復時一覽以紓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

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
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
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
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
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
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
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
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
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
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

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
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
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
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
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
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于
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
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
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

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又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 朝廷有正士 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憾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

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
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
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
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
乃知留舩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
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舩魯人長者有禮使
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深託

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
否馬乃作此行公汴絕淮泛大江比五千里用一
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
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
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
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
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脩行
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
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
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笋皆可

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大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弟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謹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下

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斯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竒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

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
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
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
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
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
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
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
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
然或傲逸狂辭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
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
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
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
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四

書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答張洞書

孫復

上孔中丞書

石介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文選一百十四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
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
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
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
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
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
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
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
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如前所陳

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與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

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 草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女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以此 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也亦猶是矣而

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恠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悵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借

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

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一介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

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

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祖太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辨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上而言是也當 以辨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言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所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

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 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為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眾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

必審其初罪不為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狄侯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較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北隸軍者甚眾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為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

曰其罪不至於極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正此一事則所以為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其獄視之若果以為巨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洙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為忤意易之不足為迎合且

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一事為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洙懇懇為言者誠以害於體為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奈何洙叱去之洙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雖異日黥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

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所畏哉
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洙臨本
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
而慘其形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
將可任以事當中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
其主校過失者洙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隱汝
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
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
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此軍之
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

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
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
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
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可使反畏其
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群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
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
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
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秩雖卑然
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
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

為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某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自辨於元帥反嘯嚙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誅於部將是某比辨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答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至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覘科第為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盛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揔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

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
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摘
諸子之異端或則覺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
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
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
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
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
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
虛無故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
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

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
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
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
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
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
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
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
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污簡冊者乎至於
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
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

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
忽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
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
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
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
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
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
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

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
十餘世僅二千年閤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
在於閤下也閤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
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閤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
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
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行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
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
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

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
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
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
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
賊未悉除是夫子之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
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
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
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
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
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
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
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
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
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
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
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
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
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
事之御史府之重其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
節湏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

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
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群立指點
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
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于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
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
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
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閤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
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
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
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
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
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
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
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
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
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
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
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

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
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
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鈎頤言語欲以傳播
好意相存卹者幾稀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
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
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
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况血屬之多持
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
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食
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

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
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
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語况親也義也識也不迨
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
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
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
羸馬傲僕日棲棲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
閔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
親戚相遠而伏膺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
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

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
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迹公門有興則泛小
舟出盤閭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
銷憂萼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
勝絕家有園林珍花竒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
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
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
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
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否哉人生內自
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

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
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 何
以盡友悌之道也况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
必使我尸轉溝壑肉餒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
嘗觀常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
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五章云喪亂既平既
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及安寧
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兄弟也當急
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
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五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勰

答趙內翰書

蔡放

答劉蒙書

司馬光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勰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

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

文鑑一百十五

一

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

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

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

然寢久功烈掩塞是必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

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

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

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

奉書求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

求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

武學以校驍鷲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

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躬化者危冠
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
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
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
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貳心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
之制也夫纓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
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
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可得無變其俗乎
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

廣弟子之負本之不知教化既寢弱矣夫戰國之
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
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
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
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
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
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
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
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
裁答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无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事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无上邪人人為忠孝百姓无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

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脩誠立節之大端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飢寒而死幾斷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即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死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

苟容無所自立為責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

文選一百十五

四

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无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飭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竒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

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妾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无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无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无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

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

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莫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

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相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諒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

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
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
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
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
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
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
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
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
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
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祛一

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
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
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
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眾曾不寤也今
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
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
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
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
所云則為新尺一文二尺得毋求合其術而更戾
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

尺而後制律反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
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
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
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
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從何生耶
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
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
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
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
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

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
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
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
一龠者為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
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
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何從
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
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
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之所
謂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

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
疵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
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
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
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
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
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
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
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
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

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
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
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
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
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
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
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
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
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譏諷也不
宣光再拜白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暇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諫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

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

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謗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

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飽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

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尹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

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過之及其失也乃與

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人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

之遠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要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鬱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吏曰違覆而得中猶弃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顓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事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

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言之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如無也及之官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

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

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

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弃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建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弃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

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介甫不相識察反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

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

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吏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

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
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
未賜弃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
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
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
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
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
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
諛之人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

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
子好畫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
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
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
瘡不得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
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
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